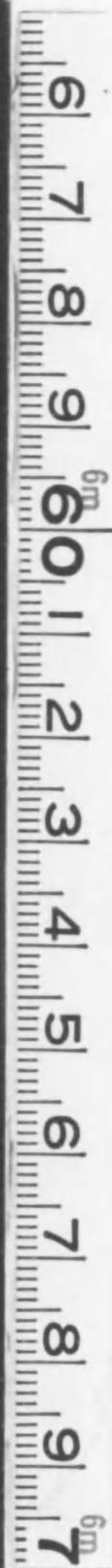


伊吹山人文章

特 259 16

613 05

始



特 259
613

納本



伊尔山人文集



葉門晴水苔徑栽花
琅、絃誦分是君家



昭一和九平重日

以亦



自序

好文而不學文、雖然感興所趣、有不禁筆者、野句鄙章、斐然立就、無格無調、平々凡々、如鴉雀之陣、如瓦礫之列、而老來頓加遊癖、新緑之溪山、秋錦之郊野、掛杖頭之錢、以躑躅遠近、觀賞所過、爲詩爲文、而其去年所得、今年讀之、則感舊顧蹤、神飛魂動、眞如身在其境、嗚呼、自記自讀、十笏之書齋、三尺之短檠、雖王侯臺閣、何可以換乎、於是乎、附騰寫氏、與詩草併刊、亦是聖代之餘澤、逸民之樂事也歟。

昭和甲戌八月

伊吹山人中川成秀泉

目次

| | |
|-------------|---|
| 藤田佐八頌德碑 | 一 |
| 潤德安民碑碑陰記 | 二 |
| 大正池記念碑々文 | 三 |
| 布勢古墳修理報告祭々文 | 五 |
| 吊伊藤生文 | 六 |
| 愛酒記 | 八 |
| 遊鶴松書屋記 | 二 |
| 醒井養鱒場記 | 一 |
| 感恩記 | 一 |
| 感恩再記 | 七 |
| 答連井露香書 | 〇 |
| | 二 |

二 〇 一 一 一 八 六 五 三 二 一

呈駕橋上人書

呈蘇峰先生書

近江八景論

西遊記行

紀和記行

加越紀行

信甲記遊

濃飛記行

芳野記行

遊富士五湖記

題拙心禪師詩偈卷首

納佛願文 代人

二三

二五

三〇

三三

四〇

四五

四九

五七

六一

六五

七〇

七一

伊吹山人文章

藤田佐八頌德碑

藤田佐八篤行之人也。天保元年生于春照村的場家。父名八左。君其四男也。年十九為高番村藤田庄五郎養子。資性謹直。能辨事理。家世業農。君精勵努力。晨戴星而出。夕踏月而歸。春麥秋稻所獲量多。質亦美。年租為他範。既而養父病歿。君哀悼不已。日展墓獨語。告父猶奉生。仕母至孝。交友恭謙。人咸無不感。事聞于官。明治三年二月。彥根藩知事賜忠字紋羽織一領。賞其篤行。里閭以為榮云。未幾病而卒。時四月九日也。年四十一。遠近嘆惜焉。爾來六十年。里人欲建碑以傳。來請文于予。予乃作之記銘。曰。

晨星夕月 樵山耕田 至孝兼忠 何止兩全

昭和貳丁卯八月

中川成秀泉題

潤德安民碑陰記

中島川灌于宮川勝平方三村水田、江戸時代宮川村爲堀田氏之封邑、而置陣屋爲一萬三千石之治所、勝村柳澤氏之提封、平方村井伊氏之所領也、文化中宮川陣屋築庭池也、引川水以擅奪水利爲下流二村招灌田之減水屢雖請撤去之不應、至同十一年七月平方村遂訴其亡狀于京都町奉行所爾來紛糾互十有三年之久未理、文政九年奉行所令柏原醒井相撲庭田中四村之里正協調和平和議始成、實六月二十八日也、其間所費算八千九百金一村之疲弊困憊達其極將滅亡矣、當此秋彥根藩北筋奉行御藥袋主計不忍見之、決然出藩財以救其危急、且以年賦使償還其債、爾後舉村協力一致積微蓄細、臥薪嘗膽、努力不分晝夜、如此者十有七年矣、至天保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全得償債、始而有蘇色居民深德藥袋氏仰之如神、歲次以此日祭其

靈子孫相紹、虔修至今弗廢云、嗚呼可謂澆世稀觀之盛事矣、今茲村人欲更建碑刻文永傳惠澤、請樞密院副議長平沼男爵題碑表五大字、使予記碑陰予感其篤志、旦錄以銘爾云、

救窮有法 能蘇一鄉 千秋萬古 德高水長

昭和戊辰十一月

中川成秀撰

大正池記念碑々文

按史天平寶字八年淡海三船奉朝命爲造池使于近江國諸郡造池之事蹟、可以追懷也、爾來十有餘年、人口歲殖、荒蕪月拓、山腰湖頭多爲稻田、從而歲旱則用水告乏、往々焉、茲日田木津上野田十禪師四大字田養水利不豐一朝逢旱也、隣保反目、論議爭水爲常、實累世之恨事矣、會明治四十五年一月、野田東三郎氏等同志欲絕此患、奮然首唱造池之議、勸誘有志會合重回、衆

議一決乃相地于西大路村大木戸。選定池源焉。而交涉契約殆就緒也。請縣得聽。聘技師令測量設計。八月六日舉起工式。爾來組合員一致協力。不分寒暑奮勵努力。互廿餘月。大正三年四月功全告就。乃卜月之十九日。舉竣功式。縣知事以下群賓臨場。大正池之名係知事所命。此日天氣晴朗。花笑鳥歌。新陂水溢。清澈如鏡。主客歡喜聲漲。綿岳麓。爾後拾有七年。潤澤洽村。夕。往昔之爭水論議。全然遏絕。歲稔稻熟。黃雲霞。十里如錦。於是乎為多年之宿題。記念碑建設之議。勃興而未決。會昭和五年一月。首唱者野田氏。罹病卒。然長逝。萬眾失色。柳氏自創業至昭和四年冬。十八年間。為組合長。管水利。其功績真為多大矣。因關係者相謀。建十三重塔于中島。欲一以記念造池業績。一以慰野田氏之英靈。而功成也。一日來謀曰。君與野田氏為會心之友。請作其記。予雖非其器。情不可辭。其文曰。

穿池通水 遏絕紛論 一鄉賴德 永保富源

昭和五庚午年十月

尋知 中川成秀撰并書

樞峽評記念好文宇

布勢古墳修理報告祭々文

近江坂田郡西黑田村布勢里。有二古墳。年記悠遠。既失古墳傳說久矣。墳地半開拓為園。只觀巨石壘々露出地上耳。昭和六年一月。故地主欲取其石築庭園。偶石下有崖。檢之發見種々古物。曰瑪瑙曲玉五個。水昌切子玉壹個。紫色管玉一個。青色粒玉拾六個。銀環二個。鐵鏃斷片四個。彌生式土器。齊部陶器。二拾貳個。及破片數拾。磊落為堆焉。村人等驚愕。來告予。予行見之。石壘向西西南。玄室長壹丈五尺。幅四尺八寸。羨道存者三尺餘。其規模雖不大。蓋一千數百年前之墳也。村人等問其所置。予曰。上古墓制。為尋常人不得築石壘。此墳今雖不能知其何人。必此鄉之雄族。不貴族即豪族。而應為鄉土開發時

之恩人矣。然則加修理，永可存禋也。夫報本者，益子孫之道也。抑布勢之村，東南周山西北一帶，連田疇，山則自古生樹木，為自然富源。田疇則年々產稻穀，鄉人養子孫之財源也。遠祖開荒蕪，為子孫傳此美田，子孫豈忘遠祖之鴻恩可哉。村人等曰：諾，則和衷協同，購隣地，復舊塋石，納遺品，盛土植樹，洒掃清祓，懇修墳裡。於是縣保勝會指定于史蹟，建設石標。既修工全竣，茲卜七月拾五日，嚴修祭典，恭吊古祖靈，嗚呼是近時稀有之盛事也。蓋維墳主之英靈，有不堪歡喜之情者矣。予亦再來，謹吊古靈，併感謝村人諸士之美舉，云爾。

昭和七壬申年四月

中川泉源成秀

楓峽評是豈無淡海鄉土隱君子之墳哉。理之存之亦鄉黨先覺之美德也。

吊伊藤生文

秋風颯々梧桐葉落之時，伊藤喜和次郎君逝矣。享年四十有八。嗚呼於男子

處世習練奮闘最盛時期，卒然有斯事實，可愛惜也。而家有稚男幼女，天何為無情也。去者與被去者所共不堪。反顧追懷，嗚咽悲嘆，仰而恨天，俯而怨神明之無情，豈無故哉。君生于西濃牧田村清水家，依伯母緣，被養于伊藤家。資性沉着，少年立志業，暇獨學自習，螢雪代燈，所曾不倦。嘗來我門，燈下問字三年，既而業大進，遂得小學教員之資格焉。爾來從事教育二十餘年，端嚴方正之評，高干各所任地矣。會今春為二豎所侵，辭職專努療養，一百餘日，而藥石無功。終昨朝五時入于幽界，夫子所謂不幸短命而死者乎。悲痛何堪。予夙囑望君之品性，常鞭韃焉。更大有期待於將來者，然而令事至此，遂以垂老之予，却吊少壯之君，惟是惟彼轉不禁斷腸之念也。雖然君也，濶步人生之公道，教育多數兒童，其功績有可傳者。又為養家伊藤氏，恢宏家運，奉慰祖先，亦真可謂全孝道也矣。其死雖早，其業蹟歷々焉。君可以瞑也。稚男幼女于月于年成長，他日繼君之志業，可期而俟矣。謹而吊。昭和壬申九月五日。

尾形楓叟評昌碩大意高遠中途敘事精妙末段體製得宜近案中之雄。

八

愛酒記

世稱酒百藥之長宜用也。又曰酒毒害人不可用矣。予謂爲藥爲毒唯在用者之節與不節耳。用而不過長于百藥。過飲者爲害。飲食皆然。豈獨酒而已哉。過猶不及。古人實不欺今人也。予自少至老常愛酒。山酒可愛。况美醇乎。春風花前傾杯。盛夏晚涼開瓶。秋高天上月明之夕。雪霽四山玲瓏之晨。每買醉以樂。遠近來訪之客。或佳俗慶祝之會。飛觴盡歡。然常不及亂。是予所以愛酒也。一醉陶然。心神爽快。萬愁霧散。宇宙間如無不適我意者。對山山欲語。臨水水似答。蝶蜂飛撲簾。燕雀來歌園。天樂之音。自然之聲。不求而足。一醉既醒。再飲以樂。三杯賦詩。五盞揮筆。紙上龍蛇走馬。雲烟漲馬。捨筆呼快。正是酒之賜也。醉眼朦朧。洞庭春色滿。而玉山遂頹。伏枕軒聲忽生雷。轟夕時有驚我軒聲夢。乃

醒者。隣媪一日來曰。昨宵我與室在怪音。一家驚異。相警點燈檢室。何圖怪音則乃翁之大軒也。大軒驚隣家何奇技也。一笑抱腹。蓋是痛快。大睡不亦足以爲耻也。予不喫煙。不好茶。甘味所最嫌。故四六時中所愛只有酒而已。用而不害。醉而不亂。豈何憚哉。昭和庚午夏。遊日野町。滯留五月。日夕取筆編史。蓋補日野町誌原稿也。町內富豪連軒。炊煙如雲。而富者十之七八業釀酒。店有攝津伊勢相武總野諸州銘產。而又其所釀皆美醇也。聞予愛酒。各輸自家所釀名酒以被寄。非酒家之士。亦聞之。頒贈其家所愛用。攝陽東武銘酒。曰扇正宗。曰万代盛。曰鴻臺。曰白雪。曰白鹿。曰白鷹。曰大關。曰左々。禮石。曰力士。曰菊露等。酒瓶林立床頭。書齋恰有酒肆之觀焉。予日夕坐北窓揮史筆。朝涼而一盞可傾。晝永微醉亦佳。黃昏出浴。悠然坐瓶壺林立之間。酒名歷々似呼予。可謂愛酒翁。適意於是極矣。想焉晉代之武陵桃源亦何擇。既客到則與客酌。客無則獨醉。玉杯數傾。心氣陶然。腦煩一洗。朝來之疲勞頓消散矣。机邊記近味。小

九

吟一兩回。品評自樂。須臾暖床就枕。軒雷滿室。一夢終圓矣。如斯日課一百五十日。回顧一夏一秋。日夕事繁業忙。永日猶感短。新秋送涼暑漸短。則燈下更潛思補畫。今茲業全就。惟老骨半歲揮筆保健者。是真水西公恩澤也。慰我勞健我腦。嗚呼我所補正日野町志。或是酒精結晶歟。而醉雁將歸北山。諸士復發芳醇送別。歸雁車中伴美醇幾瓶。陶々然去。歸家作愛酒記。以謝諸士芳情。終曰酒可用。唯要不及亂耳。庚午臘月念四。

楓峽評會心之文字。有一唱三嘆之妙。今左列記酒異名。聊以代評曰。鶴黃。

- 桑落 杜康 朋酒 醇黍 如蜜 糟丘 歡伯 醉侯 臘曦
- 賢人 黃封 露壺 酒樹 銀海 茅柴 狂藥 太白 椒桂
- 沆霞 竹葉春 梨花春 醉醪 葡萄 玉桂 宜春 阮步兵
- 劉白墜 魏建康 治百禮 投三軍 釣詩鈎 掃愁帚 汨酒
- 九醞 玄水丸 飛雪散 天酒 錦屠蘇 千日醉 金叵羅 蓮

- 花孟 軟脚樽 蕉葉飲 桃花酒 金花酒 玉山頌 中聖人
- 南山壽酒 玄碧縹清 瑰液瓊蘇 縹王金漿 玉醴 忘憂物
- 椒芳玉液 羅浮酒 孟中物 洞庭春色 中山杉醪 青州從事
- 麴生秀才 觴政 軍法 酒家南董 平原十日 黃公壚 修功
- 爐 玉蟾蜍 紅友 黃嬌 金留犁 金屈卮 鵲尾杓 鸚鵡盃
- 銀海 三雅 偏提 翠濤 醴醕 蘭生 玉巵 殘壺 松葉酒
- 寧可醉 麴紅 糟翠 蘭樽聖 芳蟻 詠酒 堪累日 斟桂
- 石榴酒 琥珀酒 花縹 菊花熟 開甕老 琥珀老 老春 黃
- 花脂 細傾 尊蟻 重碧 郛筒 外葉新 松花酒 戰將 拋
- 青春 眞珠紅 折醒 玉液 瓊蘇 靈味 麴王 金醴 輕蟻
- 鱗粉 藍花 浸愁眉 一泓銀水 茶瑣天漿 高士憐 古明鏡
- 破除萬事 檢仙經 婪尾酒 等

遊鶴松書屋記

壬申六月携筆遊日溪訪鶴松書屋議故紫川池田翁遺稿刊行之事也。屋主野田駕橋君本誓精舍之主法界之奇傑詩壇之權威也。本年齡迎華甲新築高樓以爲隱棲之窟月前工漸竣云。本誓精舍日溪五古刹之一而伽藍之結構壯嚴而麗大仰之如山。然今又築新樓加偉觀焉。樓上扁云心不斷蓋表悟意焉爾。開窓東南小丘點綴在目睫之間實爲天惠之庭園足以養浩然之氣矣。薰風一動新綠起波老松奏瑟西北則密竹成林林端隔田疇而遙望近江富士廣潤之眺望可喜也。駕橋君朝夕上此樓吟咏連珠得意何限少焉石岡青水加藤雲外來會皆會心之舊友也。於是遺稿刊行之議終屋主開宴酒是攝陽之醇肴是海山之珍而主客與皆百杯不屈之驍將也。杯盤漸多事佳談縱橫吟詩咏歌歡興愈湧高樓爲將動矣。寔爲近來之快事。夜近三更青水雲

外二氏去予獨卧樓上醉夢陶々然入熟不知至軒聲驚戶外五更夢醒曉維未鳴獨聞遠近寺々之鐘聲而已乃起放窓戶前山含笑竹聲瑟瑟似促我詩於是乎草一絕以博屋主一笑云爾。

放軒高樓醉夢濃 松雲羅月一重々 五更歌枕雞鳴未 隱々唯聞寺々鐘

楓峽評夢々短章克寓不盡之意有讀畫錦堂平山堂諸記之感

又曰予亦往歲泊鶴松書院有同此感事今也讀此篇想當夜列坐同人

屈指池福池田紫山福赤橋翁二翁今也亡矣徒爲山陽笛裡之人耳。

醒井養鱒場記

醒井驛之東望許有上丹生里三方周山二溪分峽北峽乃家居數十此地古來業工匠特長彫刻南峽無家連山逶迤松杉繁茂洞源遠而流水極潔稱之

宗谷近江八幡町人西川貞次郎家祖慶長中遠入松前開漁業子孫繼承而業益振明治十八年西川氏聞此峽有清流一日來觀之地理水質共知其爲養鱒之適所也乃與里人謀購地以鑿大小多數之池作養漁處名曰宗谷養魚場果然施設適宜業績日舉又池頭移植櫻楓便干優遊經年樹々成長遠近探勝之客漸多西川氏亦好文雅嘗招請小野湖山巖谷一六江馬天江谷如意神山鳳陽富岡鐵齋村田香谷等文壇多數之名士撰宗谷八景各賦詩或揮畫以喧傳于江湖焉然當時人文未進步生魚販路不擴爲收支不相償於是西川氏遂舉場賣于浪華人北脇某北脇氏數年復賣之愛智郡日枝村人藤野四郎兵衛藤野氏蓋以北海道漁業大成人也爾來歸同氏之有業績雖未可見能以維持焉數年前茲賀縣水產試驗場技師一見乃惜有望事業委靡不振與縣尹議與農林省謀同省技師來視察實況仔細按地理檢水質而曰是實爲我邦無比之好養鱒場於是縣約藤野氏借地修池理水道起電

力便干電燈製水等諸般設備輸水國種鱒苗放流之爾來魚族日肥月長成績頗致良好池素幽邃雖不能聞絃歌之聲春花秋葉之美觀適佳俗一日之遊覽焉近時京坂之遊團續々來討入山賞魚其奇趣真魚本求水之類歟予昨秋一遊驚其規模一新舊面目矣况池畔一二之旗亭已開在乎我黨愛杯之輩足以停杖焉今秋九月依人之招再來上香露園前池水清如藍樹葉稍老而帶紫色光景可掬須臾食膳到膾羹汁熏一以用鱒辨之嘉芳美味自爲獨特杯手上下小瓶皆倒杯盤狼藉有鬚鬚支那兵向皇軍者主客與皆醉陶然相伴出散步運池之間仔細檢之以魚之大小別池恰似小學教育以學年分教室而各池之魚群人到競集起波蓋朝夕惜施餌之習也猶不異世人之施與或祝典散餅等之場群集左馳右走競拾得所謂趨利爭慾真哉朝三暮四狙公之一喜一憂所因起也有新館々中設辦化場短冊形之小池整列亦以魚之大小分池小乃半寸大猶寸許是應比幼稚園者也出場立上方池畔

巨口潑刺，踊躍有出水面者，是乃達成年，猶青年團者歟。嗚呼，養魚之業，亦可以比人世育英之階程也。數十之池，盡處溪橋，有焉，橋頭不立，仰山角，奇崑重疊起伏之間，倭松瘦杉點綴，或黃苔覆崑面者，總是一幅活畫圖也。中林竹洞之丹青耶，將日根對山之粉本耶，眼界之一轉化，亦可喜也。昨今兩秋，僅隔一年，滿場之結構頓見進展，去秋之魚苗，亦長大達數寸，直可謂盛矣。反之，老友相顧，鏡裡之鬢髮霜雪，年加無復當年五陵之色，感慨何禁。抑丹生之村，山峽重深，乏于耕地，古來住民以工匠爲業。明治以後，文化驟々，聖世之德澤遍于僻陬，斯界之先覺來開此場，爾後四十年，至昭和之昭代，更見斯業之進步。聞說最近歐米之富客，需釣魚遊場之特許于縣，果然今後健全之發展可期也。昔時猿狸之巢窟，無人之幽谷，變爲水族生產之名區，地形依然存舊，生業忽焉替場，乃是倚山殖魚，而僻鄉發揮無限之資源，何其多幸也。今試欲問山靈曰：今昔之感果何如哉？文化之澤實可敬可尊，人智之無限可感可恐，亦真聖

代之雨露也。閑步悠悠，歸樓々主伸，帟席蓬而待，乃執筆題即吟二首，飛車而歸，燈下作此記。

楓峽評敘事整々，感想津々，真成滿界大史冊也。筆致在柳々州王文公之間。

昭和七年十月念二，於加賀山代山下旅舍楓峽山人手批

感恩記

大正六年，被爲行陸軍特別大演習于我近江國，予時在蒲生郡志編纂中，同郡教育會更囑予，以郡內行幸啓志及古城趾圖編成之事，蓋欲奉供大元帥陛下乙夜覽也。爾來孜孜兀々，以夜繼日，漸以告成。凡志編一冊，圖拾葉，以爲一帙，其所列記，志則涉雄略、顯宗、天智、元正、聖武、桓武、光嚴、後光嚴、明治、九、天皇行幸及東宮嘉仁親王行啓圖則，爲觀音寺安土、八幡岡山、日野音羽中

野、鎌掛、布施山、鏡山、長光寺等拾城趾也。印刷既就，十一月教育會長獻之大元帥陛下，并陪從伏見宮貞愛親王、閑院宮載仁親王兩殿下，并迨總理大臣大隈重信侯，以下陪觀貴顯高官等。月之十五日，野洲郡北里村出身陸軍步兵中尉井狩歸一奉命講演安土築城事跡於蒲生郡鏡山御野立所會至，披展予曩所編安土城趾圖于卓上以爲考證也。陛下並伏見閑院兩宮殿下，接近親賜覽焉。予時與郡一課長松原五百藏留于郡衙，仄聽刻々時事。午後三時半，有飛報曰：伏見閑院兩宮殿下被爲召古城趾圖宜直奉獻焉。予乃奉命急赴彥根拜趨，伏見宮御旅館八景亭後改閑院宮御旅館大橋氏邸，奉獻古城趾圖及行幸啓志。伏見宮殿下有恩命，賜茶菓，夜二更歸蒲生郡衙。翌十六日，愛智郡稻村出身陸軍步兵大尉中村盈太郎奉命講演於犬上郡十本村御野立所演題觀音寺城戰也。而大尉披展觀音寺城趾圖以進講如前回之時，而陛下亦復賜覽焉。是予所編圖書，仰聖覽之最初也。全十一年

三月，近江蒲生郡志刷成，郡教育會乃特爲和紙刷和本，仕立以各一部十帙，三十八冊獻納。天皇、皇后兩陛下及東宮殿下，蓋同書之編纂以爲聖上大典記念事業也。於是予所編野史再得仰聖覽。今茲昭和庚午春，近江愛智郡志刷成，郡教育會特製和紙刷和本一部五帙，二十四冊請之進獻。越五月有聽許，乃月之十九日修葺以納付宮廷。於是乎予自著野史三至蒙天覽恩榮矣。嗚呼野人生，膽吹山下一寒村，十二歲喪嚴考，家無豐資，只不過學鄉賢修小學課程耳。然慈母謹嚴朝夕誡曰：苟勿以寡婦育成之故受世之嗤笑。予故膝下援家業，晴耕雨讀，最以三冬業暇爲獨學之好期云。偶明治丁未春，坂田郡長友田效三囑託坂田郡志編纂主任，予受乏從其事。經五年就，抑是實爲瘦馬負重荷之初，而編志之業逐次以進。迨蒲生、栗太、愛智三郡半生之心力蓋盡茲矣。今頽齡六十有二，而拜愛智郡志。天覽聽許之恩光，歡喜滿胸，双眼有不禁感淚者。恭拜跪於椿萱靈位之前，默泣以謝海山之恩焉爾。遂

採筆作此記不知落淚霑楮表為幾所。附以二絕句。

几邊肅坐幾端襟 踏踏野人斯夜心 小著三回煩聖覽 寵榮無限淚

難禁

湖山史就獻丹墀 幸辱君王帶笑披 呼起嚴萱期報喜 碑前捧卷跪

多時

楓峽評二首 完壁難兄難弟

感恩再記

昭和壬申歲旦一家團樂酌屠蘇。祝正之儀終而後入書齋。端坐無所作。唯懷國恩感天恩。少焉忽然神動。按史皇室與我近江國之緣故。深而密也。然古來未有詳述之者。然則記之以告國人。亦為文章報國之一端乎。即日起筆以創業。爾來連旬謝客。反覆多年所採集之史料。建章分節。自上古以迄現代。到三

月末日終業。爾後通編再四翻讀。修補是非。以閣筆。蓋雖文章拙。用字亦凡。可耻。只引用史料。勉期正確。又遠近大小之史蹟。廿餘年間。身自所探查考窮也。名題近江之聖蹟。長濱町書肆吉田文泉堂。聽而布刊行之。乃與稿焉。九月刷成。小著於是乎出于世矣。一日有人勸曰。快著宜獻之宮中。乃托事于縣。十月念五。宮內省被下知採納之旨焉。野人歡喜雀躍。端坐向東。遙謝恩寵之大家。人皆欣々躍々。小春之候。更有迎青帝之感。數日而函帛包裝就。十一月初七。八相社前清枝。八日納于縣。里人傳聞以為榮。送至驛。村長驛長亦來謹與焉。恭按野人所著書。大正六年以後。既賜天覽者。及三回。曰蒲生郡行幸啓志。及蒲生郡古城趾圖。大正六年十一月 陸軍省刊大正四年 曰近江蒲生郡志。大正十一年六月 著者 大正帝皇極紀念事業 曰近江愛智郡志。昭和五年 雖然此等皆以其郡教育會名所獻。今茲初以私名奉納。天皇皇后 皇太后三陛下。野人光榮於是乎極矣。惟予齡越華甲。既三歲。顧嚴考去而五十二年。慈萱逝而二十四年。一姊又亡而三年于茲矣。今也對親姊欲

告此喜亦遂不及矣。古之所謂子欲養親而不俟者歟。老孤兒之感慨深遠實非筆舌之所盡也。乃俯仰奉謝天恩，併告二親一姊之靈云爾。文將脫稿時，恰有郵書，披之前海軍。令部長加藤寬治將軍所被贈之祝辭，詳雲瑞氣之四大字也。吁！伊吹山下之寒堂，重仰祥雲瑞氣之搖曳，豈可不記而傳哉。十一月十二日。

楓峽評：伊吹山人，以草莽一介之士，文天下之碩學鴻儒，文章以為生命，餘光所輝入。天子乙夜之覽，何昭昭榮華之極也哉。蓋亦父祖積善之餘慶也。

昭和甲戌六月念四

答蓮井露香書

湖南有高士曰露香先生，其學深如琵琶湖之深，其德高似台母之高。育英多年，

有歷々之功績，門下多士有濟々之譽望。而立世齡，今開八帙，鬚髮如銀。一見人將疑非火食之人矣。山人嘗與先生相知，風文有年，雖春花秋葉之會，不過于數次。猛暑甚寒之音問，詩文雁魚之唱酬，未曾絕也。如聞近時讓世務，于令子悠悠，養宿痾，寄情于丘壑。今茲壬申八月，復有消息，添以二絕句，敬拜敬誦。齡愈高而詩格愈適，眼益明，筆致益健，毫不似養痾之人矣。而其一詩，即次山人前年所贈消暑詩韻者也。山人受此瓊瑤之惠，豈可無木桃之報耶。乃躋芳礎，別添近什二三，以為贈云。若夫翠蓋浮水，白蓮放香，處得煩一笑，政幸甚何過焉。

楓峽評：寥寥短章，克悉往答相思之趣致者。

呈駕橋上人書

上人閣下，家生濟度，讀經供養，日夏安居，日維不足，欽賀々々。山人亦筆事控

德應酬多端，抑又何罪乎？因果經曰：善因善果，惡因惡果。自顧只耻前世之怠慢耳。友園六月號，依例欣然一讀，而至山人即興詩，露香駕橋，二上人唱和之條，欣更加拍案。又柏膝更有二十四橋外史之評語，并雷同次韻之勞，實近時稀，有文騷壇上之盛事也。雖然，山人聊有不平之存，曰：外史之評語是也。語中曰：

若夫以醉鄉之美祿，洞庭之王液，較其力，譬打二上人為一丸，唯是蠅螂之眉斧耳，固不可當一山人之權威也。

吁！何謬見之甚哉！於是乎山人不可不辨焉。夫露香上人素非愛杯家，況於年已老乎。至駕橋上人則不當焉。山人之冤罪，於是極矣。山人愛酒，既自他共許，雖然不超規，春花秋月之遊，納涼觀雪之會，每愛杯丁寧也。然不到亂，是自恐自謹，近時入老境，益不犯憲法，對机不憇筆，對酒只止適意，蓋臨會心之友與會心之宴，偶忘老時入味歌吟詩之興，今以駕橋上人比于山人者，上人

之愛杯，蓋不劣山人，然外史或未識之邪？將又知而若不識邪？可謂冤矣。心不斷樓上新綠之晨，秋月之夕，興到上人百杯之豪快，豈啻山人之比哉？上人既次韻曰：「想起當年痛飲場，即是上人自認者也。」外史以為如何？詩云：「有兜爰，雉羅干罟，吁！今山人蒙此冤枉，豈不雪而可止哉？」時正雖酷暑，養老有冷泉，醒井有清溪，共可足消一日之暑，且迎外史為審判官，上人與山人對坐，戰百杯而決雌雄，更迎露香上人為陪審官，則宴廷之詩興，應更添光輝。上人以為何如？

楓峽評：三巴論點是非，誰知烏之鳴雄哉！其勝敗聊無損，益於大義名分，於審判廷法吏一斷干法，則學者引經而議之，千秋之下，庶混濁不吝晝夜矣。

呈蘇峰先生書

闔世文豪下手則千篇立成，絕代健筆著書則萬卷隨就。嗚呼！是我蘇峰先生之謂乎。既往七十年終始在野，而名聲轟於四海，嘗應聖招講文宸宮，優錠有

楓峽評
主人揚

編之大略
是經乃直
入法華文
公之遺響
為不段用
黃尾抄

第二段叙
已畢總體
及映

第三段叙
事第一節

第四段叙
事第二節

厚賜。光輝溢門。而平生夙引證古賢指導今人。布演皇道。警醒社界。通佛通儒。說梵論經。滔滔幾百萬言。未曾知倦。夫日東富岳屹立。而群峰羅列。恰如其兒孫。岳是唯一。峰是無數。今我蘇峰先生。其人格之偉大。文勳之昭烈。如富岳。宜哉。世人仰稱文界之神也。伊吹山下。有一農叟。姓中川。名成秀。夙失嚴考。一意守母教。樵山耕野。孜孜營々。僅得兩讀養斯志耳。井中之痴蛙。固不識天之大也。會大正戊午夏。先生來我縣。探討史蹟也。時之知事森正隆。命予以東道之任務。予私以為喜。有巖穴青雲之想。乃迎先生于安土驛。陪從東西。紹介古英雄之史蹟。及三日之久。蓋是先生大著近世日本國民史。編修最初之探古也。後經十有二年。昭和己巳秋。先生伴令夫人再遊湖西。視藤樹書院。途過大津。大津市長一夕。開歡迎宴焉。會者數十人。予偶以近江商人史編修之故。在同地。為奇貨可措。趨列以序。久濶。先生亦一笑握手。歡談久之。翌朝更訪先生于旅館。偶細連碎。旭日。白帆。去來窓前。湖光不可名狀。不想移時。予於是請先生。

第五段叙
事第三節

我鄉有元弘忠臣北畠具行卿墓。村人等顯揚其忠烈。將有建祠以祀英靈之舉。幸依先生之彩筆。以發揚事于世間。先生快諾之。欣然告別。然而未到實現之機。聊以為憾也。今茲昭和癸酉秋。先生三來近江。蓋當舉行織田右府三百五十年祭典于安土城址。總見禪寺。請先生講演。以頌右府遺德也。於是乎先生通縣衙。以被求予參列。予乃十月八日。與縣官出迎于米原驛。先生夫妻下車。怡然一笑。感興無限。直同車。先視醒井清泉。車中予復請先生。以果具行卿展墓之舊約。先生快諾。與東向到柏原。先展其墓。轉到佐々木京極氏之菩提寺清瀧寺。視鎌倉初期以來古碑塔。寺是京極導譽。月餘。令寓具行卿處也。先生曰。此行為君算訂舊約一半。於我有意外之收穫。歸京早々。可新筆以頌忠臣遺蹟也。予深謝其好意云。又去返醒井到養鱒場。場縣營之生事。溪淺水清。謂是東洋第一好養魚場也。晷過千達安土山。山僧松岡範宗出門待立。賓主相逢。破顏一笑。相問相答。登山寺。先生和尚與予。鼎坐曾遊追願之清談如沸。

予有一詩曰。

青眼白頭

白頭

安土古城十月秋 再迎高士作同遊 山松依舊開青眼 主客相看笑

白頭。

第六段叙
志事四節

此日文部省維新史料編纂官藤井甚太郎氏先講一場。氏於予明治四十二年以來舊知也。次入先生之講演。滔滔數千言。博引旁證。或採例西洋。又舉支那偉人。以賞贊右府之功績。滿堂一千有餘之聽衆。傾耳靜寂。如場中無人。講將終也。雷霆奔迅。忽倏動堂。蓋聽衆陶醉痛感之拍手也。山寺之晚餐。美酒佳肴滿膳。加有葷香撲鼻。獨憾先生不用杯。宴酣先生立席。來予坐前。執瓶灌杯曰。君請滿引慰勞。我爲不用杯更勸一酌矣。噫。以富岳之尊。就一井蛙之卑。至情所溢。一酌實優千百盃之惠矣。談熟夜正二更就枕。夢昔右府在城。七層天守聳千祥雲瑞靄間。驍將羽柴秀吉意氣揚々來登城。五更夢醒感慨文至。柳山是三百五十年前之古城址。人是十有六年之舊盟。左顧右盼。一俯一仰。久

第七段叙
美

之窗外放眼朝旭五彩遙射。近江富士乃十里之大道。與先生夫妻同車。行々指點史蹟。入彦根町。一周金龜城下。追懷井伊家二百五十年盛時。過佐和山城趾之隧道。出鳥居本驛。右指磨針嶺。左望太湖之激瀨。着米原驛。範宗和尚。梅井安土村長。伊庭前村長等。同乘一車。亦並頭驛前。無幾特急列車富士號來着焉。於是乎高潔如富岳闔世之文豪。爲富士車上之人。一同臨別。舉帽更約再會。欣々然送歸東。夫史上自古武勳不乏其人。以文學爲功者。寥寥如晨星。然文章報國。以蓋一世。至誠以說道義。真情以導世人。如先生實稀代之偉人也。宜哉。舉世敬慕其德行。謳頌其文勳。諸國爭起蘇峰會。尊崇如神。而不措身於廊廟顯榮之地。却終生於江湖學徒之間。嗚呼。偉大也哉。文神蘇峰先生。歸家草此記。一以呈先生。一以供後日之記念云爾。

應爾初段
結收一篇

楓嶽評。敘事極詳。議論肯綮。有讀韓文公。蘇文忠諸篇之想矣。

近江八景論

破題得學

近江八景之名膾炙人口。中世以後，貴賤爭來賞景探勝，文人歌士記之咏之，畫客俳人繪之吟之。相傳明應中，關白近衛尚通遊近江時，擬支那洞庭湖瀟湘八景而所撰，即石山秋月、瀨田夕照、栗津晴嵐、三井晚鐘、矢橋歸帆、唐崎夜雨、堅田落雁、比良暮雪是也。爾後諸國景勝之地，亦模擬攸贊者往々有之。先是謠曲有八景之詞，其所撰與前八景異。曰比良晴嵐、真野真砂、堅田歸帆、比叡晚鐘、辛崎沙鷗、鏡山秋月、漁村夕照、七景如斯，而獨夜雨不記其所。按此謠詞，明應八景以前之撰耶。今以前景比後景，其所命名之地，偏湖水西南一隅，且區域極失，干挾小焉。次以後景比前景，以秋月充湖東之鏡山，以晚鐘充比叡山，比叡晚鐘大可，然至鏡山秋月，唯因鏡之名充秋月而已。未盡秋月之真景也。但其採景區域稍廣濶而雄大也。予謂前後兩八景與未脫為箱庭式耳。

一篇主筆
在此一可

是恐撰者不通全景，只以湖南一隅偏見，徒擬瀟湘八景之所致，何足則哉。今假使予品淡海景勝乎，雄大之景勝，寧推湖之北方。曰竹生島、彦根山、明神崎、大崎、長命寺、安土山等，於其明媚於其高遠，優前二撰之八景萬々。抑近江之湖水，古稱淡海，又呼太湖，未有一定之名稱，其名琵琶湖者，近世誰人所命耶。未之明也。唯夫湖形南挾北濶，以似琵琶歟。爾來世為通稱，蓋優無名而已。然今予用其稱自有說焉。夫湖水琵琶，南頭而北尾，而二種之八景皆偏其南頭。夫或以南頭挾比之干峽流者邪，其平濶而如長鏡，比叡長等之連峰，聳西田上，三上之遠巒，在嶺迤迤東方之大景，雖可取焉。一面鳥瞰之南頭水挾，有似河者，反之北尾之大鏡，自與南頭異，其廣濶倍徒，就中至長濱，今津間，東西十里相隔，瀟船航行此間，伊吹比良之峻嶺對峙東西，大崎、葛籠尾崎、賤岳之連岬，大牙錯綜，突出湖中，屈曲為灣，山端岬角，一突一退，凹凸參差，如屏障如眉黛，而碧漂青螺，瑤夕鏤玉，玲瓏碎銀，而竹生嶋者，浮鏡面者，即全景之尤也。船

近港則綠樹影沈魚上木之奇勝歷夕焉。捨舟登嶋，老杉翠竹之間，有靈神之社，靈佛之堂，出佛堂立，神殿前，水愈濶，山愈遙，漪漣激灩，漂渺百里，遠大濶絕之眺望，不啻近江百景之魁，亦實天下萬象之宰也。昔人都良香遊此嶋，咏曰：三千世界眼中盡，十二因緣心裏空。實古往今來之絕調，能究真相，餘韻無限者也。若夫逢日暮，月出，影映銀連之光景，非復人間界之物也。神乎仙乎，恍惚我終忘我矣。噫，湖南之八景，縛之為束，何敵此一景哉。予受此仙境，既遊十數回，每留連累日，朝浴清連魚苗群來觸肌而戲，夕登嶋峰，蟲聲斷續，奏曲而吟，使人樂而忘返。南眺北顧，東望西觀，遂有羽化登仙之想者，屢夕焉。世之謳歌八景人，宜遊此靈嶋，此親察湖山之偉觀也。予編此文，亦將誓不欺世人矣。臨終令予更撰近江八景，以竹生嶋、秋月、彦根山、暮雪、安土山、夕照、瀨田橋、細雨、石山寺、晴嵐、鹿跳、峽、銀潭、三井寺、晚鐘、堅田浦、歸帆，特為適切。若夫更加二景為十景，則補以明神崎、登旭、長命寺、落雁，是真可充完璧矣。而轉箱庭式。

以為大郎園不亦可哉。近時粟津化工業地帶不可復見晴嵐。唐崎老松枯斃，夜雨龍吟之聲安在哉。嗚呼，開眼大觀六十餘里之太湖勝景，何限湖南一隅哉。將復何可局限八景哉。從古以東海之富岳與近江之太湖為我邦之雙璧，寔有以也。於是乎草近江八景論。

昭和壬申七月

尾形楓峽評議論雄渾考證該博識見卓絕變化縱橫予表全幅之贊意爾

西遊記行

昭和庚午初夏予飄然上山陽鎮西歷游之途，蓋欲果多年之宿望也。顧曩以明治丁未之歲，執筆爾來四郡二町之史蹟編纂，實於茲二十有三年矣。客臘以近江愛智郡志刷了，洗筆以歸臥故山，僅得却後半世之重荷焉。而齡恰達華甲，豈可無對勞苦之報償哉。大正乙卯春遊仙臺探松島之名勝，輕舟歷覽

八百八嶋間到塩釜港，於是乎東北之風光已入我奚囊矣。大正丙寅秋，更遊丹之天橋，滯留白砂翠松之處，涉三日焉。朝散步松洲而聽清籟，夕坐海樓而迎明月，日暖放舟而至對岸，登成相山，矚望股間之松洲，仔細愛賞天橋絕景。我國三景之內，二景既得焉，尚所剩有葦之嚴島，是予所以企此行也。六月念二，近江長岡驛頭為夜發車中之人，翌曉到岡山驛，日出，岡山以西予所未經，窓外眺望皆初觀也。既而連山朝靄漸收，備藝之沃野遠開，到處田々多見柿苗，川々水滿，山々樹綠，前十時達官嶋驛，出車直為船上之人，海水一碧如鏡，快風徐來，涼味可掬，前方遙望華表，船客指點以連呼嚴島，須臾而船維纜，默過店々呼客聲々喧々之間，直躋靈社焉。朱廊幾曲，浮海中，龍燈數十影映波，宛然有入龍宮城之感。到神殿前，莊嚴極美，金碧燦爛，眼為欲眩，而從殿與送，瀏唳神樂之音，森嚴如神在焉，真不堪敬虔之念，誓首默禱，忽追想平相國往時也。朱廊幾曲，到寶物館，館陳列平家一族納經，其他名什珍器，予乃低回鑑

賞不能去，一前一退，再觀三瞥，移時出逍遙楓溪幽邃之處，登千疊閣，尋討太古閣豪華之跡，自丘上鳥瞰風光，惟三景之勝各自有特長，今天嚴島以名祠莊嚴，擅美觀，其名雖列三景，若徹此等殿閣，全島風致何足論哉。嚴島實名神鎮，坐而始為名勝耳。予所見三者中，於自然景勝，優推天橋，以為自眉云。感賞多時，降投祠畔，羈亭時恰退潮矣，乃再出一周海中，華表仰其雄大而歸，亭上送迎船舶去來，須臾而潮又漸滿，直前所周之華表，忽焉沒水中矣。潮流之變化亦奇觀哉。一浴一醉，夜九時乘漁船向別府，船出港外，顧後全島燈火如星，又如月，燦爛幾千，紅光映海，漪連激灑，鬚鬚似金龍奔躍，航海睡穩，翌曉五時，漁苗驚夢，隣客有曰：船入大分港矣。乃起出甲板，則遠近峰巒，淡靄，檣頭殘月如眉，港前靜寂，只見大小白壁並列而已。解纜凡半時，見有背負翠巒，前抱海門，一簇烟華輪困焉，即是溫泉樂境別府港也。捨船投旗亭，高砂館，一浴洗旅塵，憑欄望海面清風徐來，其快不可言。一船出港而去，則又一船近岸而來，港

頭不斷人影繁華可知也。朝盃微醺命自動車巡覽七所地獄。地獄熱泉所噴出之俗稱而七所各有特種風趣。隨而命名亦自異。曰八幡地獄。曰鶴見地獄。曰海地獄。曰血池地獄。曰龜地獄。曰鐵輪地獄。曰坊主地獄。就中鶴見地獄噴勢猛烈。飛沫四散。為熱雨不可近。蒸氣作雲。噴鼻撲鼻。鬼氣迫人。地獄名稱亦宜哉。曾歷遊箱根山溫泉。於大涌谷熱泉見此例。然未有如別府多所多量者。地軸心火裂土壤噴出者。亦造化之妙也。午時歸宿。一浴爽然。坐榻數遠。近大小白帆。涼風撲輕衫。爽快何堪。曲肱遊華胥多時。嗚呼。是身入地獄而卧極樂者歟。午夢一醒。復沐浴逍遙市內歸。而晚涼傾杯。琉璃鏡面如拭。燈光萬點。海門夜景可掬也。翌朝早起。向宇佐拜神宮。追懷護王公忠節。轉入耶馬溪。夫山陽賴翁一遊于此。有耶馬溪山天下無之句。爾來雷名轟天下。近時更拓深耶馬裏。耶馬引遊客。到處奇崑怪。石重疊起伏。如猛虎。又如臥龍。就中洞門之勝。古羅漢之嶮。口不可言。筆不可記。溪流十里。奔激為瀑。澗澗為鏡。變化無極。

實神工鬼鑿之絕景也。豪僧禪海所開羅漢寺。鑿峻壁斷崖。半凭洞崖為奇構。正為人外之佛。寰聞近年秩父宮殿下。擬路自急阪被登攀。予登其嶮。絕壁若誤一步。則落十丈斷崖矣。其縑鐵鏈運步處。嶮絕肌生粟。洞崖所安石羅漢古色可敬。抑闢此嶮。創此寺。作此佛。俟僧氣慨。誰其有不驚嘆者哉。峽間處々奇勝。山陽不投筆之處。予遂將抱筆矣。快車待客。乃命過洞門中道。幾度停車而觀賞奇景。至中津驛。瀟車向二日市。車中眺望。八幡製鐵所設備豪壯。夕投武藏溫泉。泉名雖不高。涌泉豐富。而古今不盡。有武藏寺。云天武帝勅願創立。惟一日行程數十里。歷拜天下名祠古刹。到處覽賞絕勝。而不覺勞。比之昔時探勝客。其難易異幾許乎。翌曉朝泉一浴。命快車先拜菅公謫所禱寺。訪都府樓趾。此日細雨霏々。晴而又陰。出車巡覽石碓點在之間。追懷太宰古府盛時。遙望大野城趾。于雲霧縹渺之間。又入叅團探千古廢瓦。去向觀世音寺。老樹疎林。圍名利院內。多古佛。皆國寶也。天智天皇勅施古鐘一口。是實為海內無二。

珍什、菅公嘗聞此鐘聲所賦。都府樓唯看瓦色。觀音寺獨聽鐘聲。之句。平常耳熟。今親見其古鐘。感慨更有加一層。日未午。快車一走詣大宰府神社。蓋是菅公終焉之地。社寶不少。境內有飛梅古株。周以石柵。老楠樹々爲森。周圍皆幾丈。森嚴不可言。夫一世之忠烈。長照萬代。其地與其人。靈淑相應者耶。社畔電車通福岡。轟々走平野。車中眺望水城遺趾。直入福岡。市街隆盛不讓三都。地占水陸便要。平野廣濶。氣候溫和。是江人黑田長政子孫三百年之城地。實當鎮西要衝。宜哉。今猶見此繁華也。到菅崎宮。社頭仰伏。敵門勅額。緬憶文永弘安往時。去拜龜山天皇銅像。懼仰當年勳。應稽顙移時。放眼碧波萬里。遙續滿韓。有名神靈。咸吞對岸大陸之想。電車走松林中。詣香椎宮。追懷仲哀神功壯圖。敬虔久之。於是名社巡拜既了。再經小倉。而出門司。蓋九州全島。名勝古蹟。其數頗多。探討未達其半。然旅程有限。更期再遊。渡關門海峽。山陽翁檀浦行句曰。隔海豐山呼欲鷹。予今則反之。自門司望長山。乃隔水長山。

呼欲鷹。以聊代唱和之詞。少焉船着下關。連絡船設備端麗。快潔。寧感航路之短耳。斜陽三竿。直命快車。遊檀浦。吊壽永。悲哀史之趾。拜赤間宮。併賽平家七將墓。感慨無量。記口占更巡。見春帆樓。引接寺。樽是明治廿七八年役。清國媾和使節李鴻章旅館。寺即與我使節伊藤博文會見樽俎抗衡之處也。日將暮。急登日和山公園。山在市背。古來舟人等登此山。觀測氣象。故名曰和山。云眼界廣濶。一葦隔水。豐筑連山。蜿蜒近濃。遠淡。宛如一幅畫圖。對岸門司全市。伸手欲接。臨水凭山。十萬炊煙爲雲。殷富可知。伏瞰脚下。下關市街埋海山之間。無餘地矣。左望檀浦海門。右見長防連巒。放眸千里。不可極。須臾而一齊點電燈。關門兩市。挾水百萬。燈光爛如花如星。壯絕快絕。欲無贊辭。真可謂天下壯觀矣。山陽赤間雜詩句中有。幾點漁燈亂月光。又。長街如帶蘸波光。等對照。今昔霄壤不色。若使賴翁見現況。將以驚桑滄變遷矣。西天紅消。降山就旅亭。聞說馬關之地。古來多美酒。賴翁詩中有。年々攝酒附商舟。豐筑

無酒似未關。句况於現代乎。出浴十杯沽醉。此日行程幾十里。所歷覽名勝舊跡。優算十指。電奔車馳。有餘感謝。翌朝。冒雨出驛。投車中。沿道眺望。長防山野。于烟雨空濛之中。午時着廣島。直命自働車。巡覽水都街衢。入城內。拜明治大帝當年之大本營。且賞淺野侯泉亭。再投列車。着岡山。翌朝遊後樂園。園於予雖為曾遊地。林泉秀麗。而廣濶實天下名園。所以再遊不可廢也。閑步登中園丘上亭。夕即前遊留杖賦詩之處。朝陽高射城壁。樹石如語。白鶴聲。唳松間。宛然有與熟友邂逅之感。徘徊觀眺。不能去也。醉翁旬日西遊之記。以此名園為獲麟云。途上明石。舞子。風光須磨。一谷史蹟。皆曾遊。既眼熟矣。列車如鳥一瞬身歸。伊吹山下。聊以充他日之記念爾。

紀和記行

辛未夏。余偶游紀南。蓋欲訪熊野三山之勝也。六月念二。瀨車經浪速而着和

歌山。此地紀公賴宣以後之城池。江戸府時代。以幕府親藩權威。頗隆。廢藩六十年後之今日。城頭老松。蒼鬱猶似。語昔矣。到和歌浦。浦人有曰。近時拓新和歌浦。景物最佳。於是捨車緩步。大觀其風光。几山角岩頭。構樓臺亭榭。殆無餘地矣。酒旗呼人。乃上樓。縱眺。矚惟風物佳則佳矣。然隔木山脈。蜿蜒塞浦口。眺望狹隘。真不過一灣水耳。夫和歌浦之為名稱。會使人聯想其風景絕佳。而其實則反之。於是乎有嘲詩一篇焉。乃雇舟去。為畫中之人。又詣紀三井寺。寺倚山臨水。塔尖。劈林。鬚江之三井寺。石階幾百級。登攀拜大悲閣。寺西國巡禮。二番靈場也。鐘音歌唱。洩聞於香煙之間。轉還和歌浦。夜三更。乘便船向勝浦。拂曉迴潮。見燈臺着串本港。串本紀南名港。白壁丹棟。櫛比炊煙。為壘。前有大島。人烟一群。左方有岬。見巨崑。並列水中。午前十時半。上陸勝浦。勝浦。殷賑市街也。直雇快車。向那智。那智即熊野三山之一。那智神社。列官幣中社。峽村十里。坂路羊腸。遙瞥見白龍走鬱林中。近則是那智瀑布也。自瀑下仰之。飛泉自

天上落如綿如雪壯快不可名狀懸崖八百四十尺我邦巨瀑東稱華嚴西推那智實兩々相並造化奇工神秘名區也宜哉祀飛泉列縣社也仰視多時去登大悲閣境致廣濶樹木整列實西國一番名刹也降階快車至那智驛海波洋々怒號打岩散點爲花氣車達新宮町官幣熊野新宮大社鎮坐之地依得町名云神境廣濶殿宇輪奐苔蘚樹繁氣象森嚴令人座正襟往時列聖遠在鸞輿行幸以親奉幣帛幾十回蓋所別本宮鎮此地也境內有椰樹小松公重盛朝臣所植枝葉繁茂爲稀觀珍木投宿沽醉翌朝又冒雨向本宮本宮去新宮九里餘近時熊野川浮布呂辨良船運客送荷布呂辨良船者飛行機所用備木製布呂辨良干船尾令發動回轉者也快走溯流如矢兩岸青山遠伏近起如笑如怒有植樹林有原始林所々斷崖懸飛泉人家磊落三三五五位置高低伐木之聲燒炭之煙皆有雅趣殊衆筏而下峽流者一蓑一笠談笑相答悠揚不迫亦爲畫中之物一船客曰予歸大和十津川者十津川距本宮三強

里兩岸青山百里滿川流筏相並壯觀可稱船已着本宮本宮大社古在右岸丘上明治二十二年因洪水害神境後移現在位置云上古素盞烏尊移植楠樹依有木國之名今也神境皆新栽無古樹於是拜跪正襟馳懷太古惟予遠遊巡拜熊野三山遂多年宿望可謂無復遺憾矣再拜還船下急流航行頗疾至北山川合流之處更溯同川遊瀟峽峽天下名勝近時稱我邦八景之一船入峽奇崑重疊楮怒牛臥屹立千丈削如鏡面者蜿蜒百尺延似肥鯨者千態萬狀不可名狀河水清澈澗淵潭而成藍激岩再而作花况雨後長松拂雲而遠嘯斷崖飛泉落溪有聲眞塵外之仙境神工靈區也遊此仙界豈早々而可去哉乃出船坐爲招仙閣上之人隔溪連山遽然拂黛而笑乍而罩靄而隱呼杯則佳人在焉揭簾則新月浮焉舟行終日已醉奇勝今又更醉芳醇而眠高閣石雞濯耳夢入華胥我自不知我也翌朝舟子來迎予復指峽中奇勝而去左右連山亦如惜別送予者乃歸新宮驛氣車着勝浦航太平洋着浪華轉入

大和拜畝傍山東北陵，及橿原神宮，伏惟，抑是皇祖創天業之靈域，神州發祥之淵源也。借問當年金鷄瑞鳥，自何處至，回顧屈指二千六百年，皇統連綿累業一百二十四世，宇宙不比之國體，實所開其基焉。感頌何禁，俯仰幾回，欲去而不能去也。既而出畝傍驛頭，左望耳成山，右眺天香又山，大和三山在指顧中，感慨更加，過櫻井驛，命車登多武峰，老杉埋溪，連山所々聞幽禽啾々之聲，綠樹鬱蒼中，見金殿朱樓，是談山社也。豪華恰似野之日光，大化功臣大織冠權勢，赫々猶在焉。轉展二世不比等公墓，墓石造十三重塔婆也。下山瀟輪一輶，黃昏歸伊吹山下，此行初期熊野三山巡拜，而歸路會入大和，得禮拜皇祖，并諸史蹟，是即得庵，更得蜀者歟。過去僅數日，克歷遊百里山海，探險討勝，緩帶垂橐，不齎糧，遊杖焉。頓致奚囊之富者，嗚呼！夫眞交通機關之完備，科學進步之賜而，抑亦實三朝聖治之恩澤也。自觀身境之多福，可不感佩哉！翌朝呵筆草此記。

楓峽評，紀山紀水有次第，有聯絡，有情有文，不暇應接，有讀柳々州七遊記之感。西遊紀和二文，俱是連壁，難兄難弟。

加越紀行

岡山池田侯之後樂園，高松松平侯之栗林園，與金澤前田侯之兼六園，世所稱日本三所名園，膾炙人口也。後樂栗林二園，予大正丁卯秋西遊親觀賞焉。獨兼六園，猶未知之也。會昭和辛未十一月，卜霜葉之期，卒然欲試一杖遊。十二日，先着山代溫泉，投碧泉館，翌日午時轉抵金澤，直入公園。楓葉飽霜，蒼松翠柏之間，紅點黃綴，宛如織錦繡然。聞抑園名兼六者，是白河侯松平樂翁所命，園蓋具備六特色故也。六特色者何也？曰：一幽邃，二蒼古，三宏大，四水泉，五人力，六眺望，是也。北陸重鎮前田侯所築，自與他小園異，規模宏大，樹木蒼鬱，恰似自然林，而雅趣綽々焉。丘上有湧泉，涓々流而爲川，澗而爲池，咽而爲噴。

泉溲而爲龍。東道曰：是自犀川所引。藩政時代付秘密無知之者。嗚呼！是眞人力奪天工者。謂如此歟。園內植栽奇樹，配置珍石，而用意四時觀賞。梅霞櫻雪，藤白菖紫，春淺而梅花鏤玉，夏深而翠竹貯風，飛瀑漲涼，百尺蒼松如龍沖中天。靈籟送琴瑟之音，梧桐一葉，金風動搖明月拂雲，天高氣爽，不可復謂。既霜氣滿園，則演出現時之光景，而三冬雪時之壯觀，可亦以不難想見矣。於是乎坐林亭，回思四時風景，豈獨止兼六哉。暫焉而出一步一停，周池頭度龜甲橋，將入紅於花林中也。有會老紳士，上坂路來，熟視則前田直行男爵也。乃脫帽一禮，序久濶，喜奇遇，男蓋大正八年四月於江之日野町，舉蒲生氏鄉銅像除幕式時，爲侯爵代理，被參列除幕。翌日予扈石楠花谷，永源寺等所探遊，辱三日之清交。今也屈指已歷十有三年矣。男曰：昨年辭帝都歸，臥舊地，適意養老。予曰：凡離居契濶之人，欲果謀期，豫要約日時及場所，而亦往夕屬難事矣。然今孤杖斷蓬之間，偶然與閣下邂逅，此名園中，何非難復得之奇緣乎。欣然相

顧而笑，並杖共逍遙楓林中，款談飽賞之後，告別出園。則前有尾山城趾，而不留城廓，只見牙城石壘蕭然埋秋草中而已。嗚呼！百萬石之雄藩，二百五十年之治所，荒廢如此，一興一廢，真與時勢推移，寧可憐也。獨至我皇朝二千六百年之社稷，與萬邦無比之國體，白壁無一瑕，與海岳並存，終古無變時。天下臣民長得以賴其慶，何校威之顯著也哉。感慨久之。去詣尾山神社，社所祀藩祖利家，別格官幣之列也。拜殿壯古，蓋以舊殿充。梅花紋章燦爛焉。使人想其往昔。予去夏遊巖島，以觀了我邦三景。今又訪兼六園，致賞了我邦三名園。清福可喜也。乃瀟車歸山代溫泉，浴碧泉再三，洗塵慰勞，一醉陶然，命枕夢魂，猶髣髴乎逍遙園中。夜長如年，眠醒得二三詩，亦一奇也。十四日輕陰無風，馳電車遊那谷寺。寺北陸靈利，楓葉之名區也。古義眞言之古利，前田侯中興業就而法燈再明矣。殿閣跨嶺山峽，巨巖重疊如起如臥，崑洞安置西國卅三所觀音。那谷之名蓋採一番那智，終番谷汲之各一字所命，即寓觀音靈場之意也。

老楓林立，霜染將十分矣。賞終再乘電車到大聖寺驛，午天催雨，蕭々點々之中，命自勸車入吉崎，吉崎突出海門，而人家背山，如聞文明中，本願寺蓮如弘教之地，以嫁威肉付面著名也。村樓有酒一酌，賞窓外山水，就歸途，入山代泉館，一浴再浴，心快魂愉，無己。此夕館主需詩，依推敲就枕，翌朝染一笈以與而去。途次詣永平寺，曹洞禪之法窟，豪僧道元苦行之地，於今一宗之本山也。結構宏大，巨殿高閣，埋一山就中佛殿，法僧之二堂，大庫院，傘松，瑞雲之兩閣，極壯嚴，境地幽邃，老杉畫暗，溪流涓々，洒掃周到，足一入境，不思心神覺爽快，禪風可羨也。抑是開祖道元，着布褐，爐火焙芋，慶七百年後，得仰此偉觀，曾有勅賜承陽之追號，遺德歷年愈高，實千載不滅之大成也。承陽殿前燒香辭去，門外有農村風俗，淳朴，女裝不異男，獨左右連山，粧秋錦，紅紫如雲。電車出福井驛，夕前有古城，是少將秀康初封地也。秀康曾見名妓妙枝，立志人，幕末之權威，以春嶽為最終城主矣。賦懷古一詩，投鐵車南走歸伊吹山下舊廬，予今

夏踏破紀和，今又跋涉北陸，夏南冬北，如燕如雁，然紀和氣涼，襟常覺爽，加越風暖，肌欲生汗，亦天之福。遊子者歟，前望後顧，連山皆黛色，練渺焉，而獨白山峰頂，皚々戴白雪，輝一異彩，所以白山之為白山，亦何偶然哉。名者實之賓也，莊周真不欺我矣。

楓峽評記事周到，敘景如意，憑吊英雄，感侍興亡，往々加議論，無復餘蘊，作者曩探討三景，今又步歷三名園，吳費頓致膨脹，而紀南、鎮西、加越三記，茲告成，三華九璧，光輝燦々焉，實昭代之詞華也。

辛未霜月念八

信甲記遊

討山水名勝，探古今史蹟，於予宿年之願望也。然身途多忙，未得果之，常以為憾。會昭和庚午之歲，齡達華甲，清心省事，漸得小閑，而史筆未能全拋棄焉。真

哉人生不如意也。抑一年之好時在三春，百花爭研，山野皆花，老若行樂如雲，如雨，然自一面觀之，雜紛寧可厭者多矣。以故予選新綠及紅葉之季節，遊覽遠近，以爲還歷以降之行事。養老自慰之趣，向云今茲昭和壬申五月，二信甲山峽之遊途，蓋欲賞山國之新綠，兼遂未討之史蹟探訪也。月之念三，取途中央線，經木曾峽，木曾一曰岐蘇，爲東山之古道，瀛車漸入峽也。重疊峰巒，摩天凌雲，江流奔激，嚙石衝岩，一瞰一望，實自然之景勝天下之壯觀也。瀛車達野尻驛，巨材山積，運輸匆忙焉。驛長曰：是從木曾御料林所伐採，曰々發送材木，要瀛車數十輛而無所盡，吁何其盛大也。曾聞江戶時代尾州侯領此山峽，撰五木嚴禁其伐採，故木曾五木名著世。然則現今之御料林，誇其豐富者，可謂所負于尾侯多矣。古人有言：百年之計，在植樹宜哉。故一旦採伐，則不可怠之補植也。峽壑益深，新綠愈加，晴嵐搖曳，薰風遠度，於是乎予有「綠葉動風山有波之句」。過上松驛，車掌來指曰：木曾峽之奇景，以寢覺床爲尤，乃放眼而觀之。

巨崑蒼崖，開闔而倚列如屏風之狀，江流灘湍，屈折而奔跳，爲龍蛇之勢，兩々相並，其奇觀實不可得而名狀也。午下四點鐘，下車塩尻驛，更乘中央本線向諏訪，跟破百里連山，終登信濃高原，瞰下諏訪湖，宛然有開琉璃一大鏡面之看，周回五里，似函山蘆湖而稍小者也。上下諏訪驛，投鷺湯旅館，爲三層樓上之仙客，諏訪大鏡開展樓下，湖畔有新柳嫩條弱絲，靡風含烟，輕帆三四往來，前者隱約如畫，蓋三冬嚴寒，此湖水冰結，人馬通水上，我邦古來所傳說也。樓主來曰：冬時結冰厚自七八寸至尺，故水上運動流行，追歲加多，近來特極隆盛，旅舍亦爲享慧不鮮矣。偶昨冬氣暖，不見結冰，是實屬異例。階下溫泉噴出，滾々焉，一浴再浴，下忘疲勞，又燙樓欄，涼風吹衣，快不可言。際夕餐也，美酒佳肴，上膳小杯連引，興動謠起，噫亦仙客變而下人間者耶。既而日暮，隔湖西岸星火爛燦，問之則下諏訪岡谷諸驛之燈光也。夜景恰有琵琶湖南相髣髴者，翌朝檐雀喚窓而醉翁猶未起，恍惚然爲木曾山中夢裡之人矣。暫之旭日三

竿聞洒掃之音始起浴泉朝爽亦可喜也前十時命車賽諏訪上社社隔旅館里許到則古木森嚴靈氣滿境所祭健御名方富命及八阪戶賣命兩神幾千年前之祭禮信州一宮我邦名神今列官幣大社相傳當社及大和三輪大社者古來不建神殿以山崇神蓋我邦神禮之古俗也此例會存對馬島國焉爾云諏訪古社之神話耳聞久之今遠來賽此社感慨最深社有奇祭曰御柱祭以每七年被行柱樹遠自八ヶ岳山中採伐諏訪全郡之民總出而搖曳之其式有法老若群集不問男女喧々擾々其聲動天地如斯者連日巨柱着神境一社用四樹建于社之四隅傳云略拜殿新築者也今年恰當式年旬日前了其式云恭拜新柱周圍一丈許長三十尺許不加斧鋸掘土聳立而柱根周柵柵內立數百本小紙旗旗記男女年齡蓋祈願其身之息災者也橋廊延長五十八間左右兩側并天井揭大小刀劍殆無空隙是以當社爲武運守護之神有此報賽去年對支動軍之時出征將卒所奉納新銘旗林立境內其數數

百旒亦應以下武人信向之厚與神明加護之著也拜殿以下設備完美眞不耻爲名社禮拜默禱四仰果無神殿矣唯神靈鎮高焉爾入寶物館館上陳列新古之武器及古文書等就中武田信玄之當社制規諏訪法性梵等特引人目神樹森々苔色青々林風覺寒遙望南方有高岳殘雪數條如洒布是即八ヶ岳也於是自華表命車而出賽下諏訪社下社鎮湖北分春宮秋宮兩宮間隔十町許所祭同上社境內廣闊老樹參天畫猶暗鬱共建新柱于四隅禮拜畢而歸旅館館主侍席說諏訪名勝極詳入細放眼有白藤巨株而設架于中庭上分爲上下二階供層樓與三層樓之觀賞架共長數十步兩階皆皚々如雪花影倒映池水金鱗數百游弋其中宛然有游鱗登藤架之觀於是乎聯想綠樹陰沈魚上木之謠句少焉燈下橫枕醉夢繞湖畔陶々焉第三日早起塔瀛車遠訪川中島探甲越兩雄之戰跡屏川與千曲川合流處依有此名也山陽賴翁所咏遺恨十年磨一劍流星光底逸長蛇之名句夙膾炙人口者蓋巧

此戰盡矣。吊武田信繁，山本勘助墓，轉而到姨捨，姨捨山與田每月信州之名區也。今親探之，當年捨姨處，開拓化桑茶之圃，田每稻田未種苗，故無月之映水者。乃詣善光寺，更登往生寺山鳥瞰長野市街及善光寺平，夕陽入山頂，歸諏訪湖畔，宿年訪信之要，以三日終焉。第四日滯留自適焉。入浴幾回，如池畔之鶯酒香有味適意，机邊執筆記行，剛詩樓上之風光觀賞漸飽。第五日發諏訪入甲州，鐵路沿線連山群立，其高者皆殘雪皚々焉。駒ヶ岳嶽有冬色，嗚呼時將六月而連峰殘雪猶此，偶得「冠夏膝折表春之句」所以高原之爲高原自明矣。湊車著甲府，甲府甲斐國府之所在，自古至今爲一州之首府。江戶時代德川家康封其子義直，慶長十二年義直移封尾張，元和二年秀忠將軍之子忠長代入當城，爾後交替頻々。享保九年柳澤吉保大和郡山移封後，甲州總爲將軍家直領。至明治維新，城跡在甲府驛頭，石壘埋於青蘿，俯仰轉不茶桑滄之感也。市街繁盛，甲斐絹、水晶之國產尤著名也。從是乘身延鐵道向

東海本線富士驛，身延山久遠寺爲大正十一年與久米邦武先生既遊之地。甲府身延間則初遊之所，車窓之眺望峰巒重疊，山間溪畔，人烟點綴，高低爲區而生計以養蠶爲主云。湊車沿富士川左岸而著大宮町，町爲官幣大社淺間神社鎮坐之地，故有此名。今春四月念初，深更誤而失火，類燒實一千八百戶，市街之半爲燒原，一望慘澹之間，既見數十棟新築，蓋假建築邪，非邪，命車拜淺間社，社畔梅月館爲曾宿之處，館前之噴泉依舊清冽可掬。乃去自富士，驛而移乘本線，賞岩泷浦原，由比興津等海岸風光入清水市泊焉。翌朝命車歷訪龍華寺，三保松原，久能山等之勝壁，勝壁於我皆雖爲既遊之地，明媚風光愈清新而有戀々不可忘者。登久能山眺望海洋，豪壯決瀾真不堪杜句，蕩胸生層雲，裂皆入歸鳥之感，連日山國之遊蹤，至是眺望全觀一展換矣。久米先生曾有詩「又能廟古南溟濶，埋却英雄未死心」。先生遊此地望海洋，追懷家康將軍南洋貿易之壯舉所咏也。予陪先生遊此地兩回，曳筇逍遙梅林。

登石橋亭小酌焉。今也孤影悄然，唯徒追慕先生而已。感慨久之。此夕歸，伊吹山下解旅裝焉。回顧予十三四歲時，我母與近親數人詣善光寺，當時未有鐵道之便，皆徒步。越木曾山道，風辛雨苦，往還實費一月矣。故親屬故舊送餞，誼頗重。其歸鄉里也，四隣六親爭來慶祝，恰如遇再生之人。今也鐵路八達，朝出家門，突破百里山道，而夕到善光寺，屈指春秋僅五十，而交通史蹟，有隔百世之感。嗚呼！是實世運文化之賜與，三代聖朝之恩澤，豈可不深感銘哉。若夫得起母於地下，使同車詣善光寺，則其喜悅果如何哉。抑母曾經三旬之辛勞，以爲彼行，予今載夢一日而了此行，一俯一仰，今昔轉變之感慨，何有所極哉。作之甲信遊記。

楓岫評：自破題中段光景變轉，應接不遺，有身在其境之想。

又曰：一結振起，加以舊事冒頭，有養老之句，結束想起母堂，首尾照應，有千鈞之重。

昭和七玄戰，君難成，葛蒲節，安批。

追評：予甲戌初夏游上諏訪，鷺之湯，賽上下大社也。豫讀此篇，而發程不要東道而得多々便益矣。所負此大文字益多矣。

濃飛記行

壬申七月盛夏，將燦金時，柏原驛長某，企圖濃飛山峽避暑團體旅行，勸誘及予。予從來汗漫遊跡，孤杖飄然，採適意行程，未有團體旅行之經驗，故辭之也。經兩日，再派驛員頻誘行，於是情不忍固辭，乃諾焉。廿日午后一時，一行五十人，乘車發柏原驛，至岐阜驛，乘高山線，沿道望各務原飛行場，全競馬場，着鶴沼驛，鶴沼東山道之樞地，隔木曾川對大山町，大山者昔在藩之地，白帝城，聳對岸丘上，是天正中斯波氏所築，後成瀨氏代治之，以及明治維新者也。城地占山水之風致，望之如一幅畫圖，列車沿河岸而前進，仰則青山，俯則碧水，須

與出入隧道二十數回，皆穿岬角破岩壁，鑿道者難工之辛苦可憶也。一行元氣旺盛，談論風發，品是評彼，又傳杯者提，瓶勸酒者薦茶者，頌奠者，相次車中有見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之感，應接多忙，興湧樂生，蓋團體旅行猶如一家族，老者與老者列席，壯者與壯者相屯，飲々喃喃，黃昏着下呂驛，直分乘自働車，投湯本旅館，館沿河築樓，樓上連山若待我，然解裝着浴衣，先出木曾川，投碧流洗旅塵，次浴溫泉，泉源在河底，係十數年前所發見，硫黃泉而其質恰似函山芦之湯溫泉，既而配食膳，分席爲甲乙二，甲則以嗜酒人爲一團，乙則以不用酒人相會，下戶與上戶共遊，下呂鄉亦一奇聞也，予主班甲席，一坐二十人，皆杯盤熟練之猛星也，杯飛瓶倒，應酬多事，少爲一團，活氣橫溢，英氣不可當矣，遂爆烈爲放歌吟詩，音吐朗々，拍手四起，高樓將動矣，古來以酒爲百藥之長，其功能之顯著可知也，亦何要問國手杏林之徒哉，願乙席意氣不揚，靜如寺如尼，悄沈可憐哉，蓋智仁兩者所愛之，依有異同歟，山峽水清不生蚊，枕

衾列陣，玉山皆倒，暫而軒聲競起，忽化百雷混戰之場，翌朝隣床友曰：軒雷推君爲巨魁，予輩落伍不得睡久矣，不復欲與君隣床而寢，一坐大笑，早曉蟬聲未起，予先出床，先衆入浴，湯槽清徹，磺氣橫溢，出槽而憩，入槽而浴，如斯數回，恰若龜於游池水，出浴心神爽快，開窓凭欄，前峰帶朝霧似美人淡粧，對岸樓樓炊煙漸揚，而滿樓群雷皆收，旭暉射東窓，群仙皆行浴場，昨宵醉歌放吟，群軒之處士，一變更復貴賓，靜坐之席，午前八時辭館向驛，途次詣下呂八幡社，境內杉樹並列而護社，周圍自數尺至丈餘，就中有一巨杉，恰如巨人直立，千群童中，樹周圍四十五尺餘，亭々聳天，枝葉繁茂，未嘗見衰狀，謂是三國無二之大樹，寔爲希觀，宜哉，文部省指定天然記念物，講保存法焉，去年東久邇宮殿下駐駕于此地，親賜台覽云：樹傍標曰：樹齡一千有餘年矣，予嘗遊駿河拜草薙神社，社有巨楠樹，枯株周圍數丈，駿河國志曰：草薙社巨楠樹者，林洞中可操縱二間槍，今株洞內建數尺祠，與此杉樹，難兄難弟者歟，氣車過山中七

里着古井驛一行下車分乘四小船下木曾川昨來樂山之人一轉爲樂水之人嗚呼其亦仁者而兼智者耶木曾川是我邦三大川之一百峽湧出之涓滴集而爲此碧潭舟行里許過太田鐵橋奇崑漸屏列屹立橫臥如犬牙如燕尾如怒馬如臥牛暫景愈奇壁立列百屏者疊々鬚鬚羅漢群像者千態萬狀可以比彼豐之耶馬溪紀之靜峽也近時借來歐米之羅因阿留布須等名我邦之山水以爲得意何不思之太哉日本素有日本之名若欲美化其名稱乎亦以日本名冒充苦於何有倣外邦之聲要哉肇國三千年之國土徒借異域之音瀆之恬然不顧有日本魂者豈無所耻哉沿川之人奮然一番可有以所改也舟行如矢叩舷稱快起呼前艇一行舉手招呼顧後艇醉歌大起實桃源洞裏之盛事也旣而前方望白帝城舷々相摩繫纜停船場時正午時上陸炎暑似釜中皆曰峽流下舟之快是實避暑最上乘也到鵜沼驛投瀟車日暮歸伊吹山下驛長曰感想果如何予曰團聚衆遊之行旅亦多興趣者也欣然分手

歸家翌朝草此記。

楓峽評檢討山水爲萬丈之文如雲如雨如龍如蛇間加議論處得柳河東之筆法者。

芳野記行

耳一聞芳山之名神忽想櫻花耳二聞芳山之名神忽奉追懷延元天皇之往事耳三聞芳山之名神忽憶護良親王之壯舉耳四聞芳山之名神忽感村上義光之精忠耳五聞芳山之名更思小楠公箭字之靡歌爾餘屈指行在吉水院曰吉水神社曰藏王堂嗚呼芳山也實可謂古來悲慘史實之淵藪傷心事象之中心地矣予遊志多年而未達其望昭和癸亥四月奮然有所感飄乎上芳山探古之行蓋以我鄉埋忠骨北畠具行卿正當六百年也具行卿者延元天皇元弘壯舉之參謀而事不就被斬于我柏原今夫追懷卿忠烈時亦不得

不奉察天皇之心事憂鬱，奉察天皇之心事憂鬱時，何可不憑吊英魂而止哉。年々歳々花相同，歳々年々人不同。芳山之花年々開落，正當六百春。於是機而企此行，豈偶然哉。自與尋常計春賞花之散遊，遠異其選也。十四日午后三時，瀨車發近江長岡驛，着京都，更乘奈良電車，薄暮下車，橿原驛宿焉。翌晚洗心，誓首神宮，去投芳野電車，行時餘，達芳野驛，賃自働車，坂路一瞬先到吉野神宮，祠廟結構壯麗森嚴，不覺正襟，更乘車將入下千本，路傍有古塔，云是村上義光墓也。下車供一朵櫻花，追懷錦旗奪還勇戰當時，去過下千本，到中千本，中千本即吉野町之中樞也。高樓宏閣參差列覺，而招客，乃捨車徐行下溪道，曾聞芳山之櫻樹，一目而見千本，如真然者，樹々花半開，芳雲鶻々和風一陣，馥郁穿鼻，名實共芳山也。男女絡繹，到處埋山，斷鐘聲々，入門如意輪堂也。安置如意輪觀音，依爲堂名，遊人益々溢境，延元陵在境內，接續之高處，兆域不太大，古樹鬱然，護丘陵，白砂石牆，洒掃不留一塵，三拜又九拜，詣者如織，予

獨踞陵畔之櫻陰，沈思不禁去，嗚呼，笠置之陷落，隱岐之遷幸，芳野皇居等雲上之悲史，實是爲千古之痛恨事，感慨無量，得幾回欲去還駐杖，滲淚延元陵下，下之二句，辭入如意輪堂，巡見箭歌之古扉，以下寺寶，復取在路，去出吉野町，留杖喜藏院，取午餐，休養移時，午後三時，單杖出院，訪吉水院，吉水神社入藏王堂，拜大藏王，堂是雄大之古建築，王是優秀之古彫像，共列國寶，堂內多寶物，史眼以視之，亦一快事也。前庭有銅燈，銘文明四年，亦列國寶，寺僧曰：堂前廣庭，是村上義光奮戰奪還錦旗之所也。曩吊忠烈墓，今臨激戰場，長嗟長嘆，久之，花風送芳，遊人去來，傘影不絕，黃昏歸喜藏院，院在丘陵上，表即大道，裏即百尺懸崖也。予占其最景勝室，開窓右方遙仰奧千本，左方即伏瞰中千本，芳雲暎雪，靨黈無際，涯前方隔淺溪，有一峰，又一目千本也。放眼遠望，連峰松杉鬱々蒼々，近而如墨，遠而如煙，疊峰層巒，宛然如展開大畫圖，然既而夕陽沒西山，電燈萬千照櫻花，樓々有客皆張宴，絃歌隔溪相呼應，真成鬢鬢不

夜城矣。蓋昔時延元天皇、卜皇居于此者，以山又山之僻地爲九重之城闕也。而連峰重繞者，皇居之藩屏，羊腸之懸岨者，難攻之要塞也。今哉時勢進展，電化工業，漸開千山之幽谷，容易容都門騷客，酒樓妓閣並軒，俗臭紛々不異都會。遂至使神聖之史蹟，任了俗客之跋扈，涉獵可不慨哉。轉想陵下之帝魂，容之否，忠烈義光之靈，亦無一掬之淚否，感往傷今，孤枕按詩，双眼如魚，夜過三更，一山靜寂，復真有太古之想，惟使吉野有今日者，三山之櫻花也。又令神聖地域俗化者，亦櫻花也。若今，裁斷櫻花復往時之吉野乎，吉野直歸寂寞山村了矣。噫，裁之否乎，不裁之是乎，吉野與櫻花，宿因實不淺也。終曰：櫻花不可栽矣，神聖不可漬矣。希遊吉野者，可先印象延元往時，謹慎以賞櫻花也。杯盤可開，要不及亂，竹外翁曰：眉雪老僧時止簾，落花深處說南朝，是實爲吉野千秋可傳之名句，而世人與寺僧，所可與學也。今也，伊吹山人以滿山櫻花爲衾被，以結半夜之香夢，彷徨于無何有之鄉，寔是昭和聖世之餘澤也。五更更夢魂

飛帝陵々畔，平明放戶，花唇含露似垂淚，娉婷如泣如笑，乃洗筆草此記。

楓峽評：章齋山人，周游天下，一々記其行，叙景寫情感，古諷今，任筆而出，使人應接不遑。芳山記行，特發得其真憤者。

遊富士五湖記

昭和甲戌八月，德富蘇峰先生避暑甲州山中湖畔，山中湖國立公園富士五湖最東之盆池也。月之念二夜，涼上程，東過靜岡，曉色漸明，到由比，蒲原則水天吐旭日，紅輝千丈，碧波萬里，壯快不可謂。况天邊蓮岳，揮雲如呼，予乎海內山水之絕勝，加以東天旭日，真瑞祥一幅大自然之雄大圖也。御殿場驛下車，直命飛車向甲州，廣茫幾里，有耕地，有山林，人烟麼懽，一村又一村，既登山道，左折右曲，幾回是籠坂嶺也。停車伏瞰下界，松杉百里，積翠如海，越嶺遙見一

鏡云是山中湖也。午前九時着旭丘直訪先生于双宜莊。先生晨起散策山園不在焉。須臾長杖白帽之人入門。是則先生也。歡呼兩聲。一是主人。一是客。相對莞爾。先生曰。今朝快晴。今夏之稀觀也。此日遠來可謂多幸多福矣。我今得一詩來曰

晨起驚栖鳥 高原伴瘦筇 澄空碧一色 描出赤芙蓉

談笑既有入塵外之感矣。予即次其韻曰

來訪清涼境 放眸留短筇 五湖開匣鏡 倒浸玉芙蓉

涼風吹庭。草木葉動。花亦隱見。香氣陣々入室。靜子夫人命婢款待甚厚。既先生夫妻與着山袴。導予其山園。三婢携筆紙茶菓及鎌鋸等。隨來行二町。入一區山林。廣袤一千數百步。蓋聞鄉黨相議為先生供其散策之地云。於是先生移楓杉等樹。配植林間。所々見其成長。林中有上下二亭。先入下亭。亭軒垂釣掛瓶。一婢拾落葉。一婢燧火。一婢鎌以採枯枝來。相和林間烹茶。新煙一縷散

如雲。清涼一幅之畫也。圍卓主客一談一話。無亦不為清涼塵外之言。一碗又一碗。茶味與情味愈熟愈深。時有一鬚叟林間呼先生來。蓋山梨縣教育會代表。請先生之講演者也。既鬚叟去。先生導予向上亭。上亭隔下亭數十弓。結構亦優。下亭方卓曲椽。簡廉而富雅趣。先生曰。是貴族院也。數日前梨本宮守正王殿下與妃殿下自河口湖畔之邸被來臨於此亭。時餘賜談。其椽即御坐也。云々。誰知於岳北之高原。金枝玉葉之貴星。遠被尋江湖文壇德星。實可傳以可稱。稀有一佳話也。先生又曰。此地曾不見一蛇。縱賭百金不可獲。是可為奇。予曰。冬期極寒。使然歟。予以明治己巳歲。生久不可居。一笑辭亭。歸双宜莊。偶有數客訪先生曰。駿河清水市蘇峰會同人也。中有一法衣。見予來禮。熟視互破顏一笑。法衣是鐵舟寺台巖和尚也。予先年與久米邦武博士數次遊同寺。山水明媚之樓上。評茶喫柑。舊交也。何圖岳北之仙境。駿南僧與湖東人相會奇遇。是實依蘇峰文星之媒也。遠客輻湊。先生即導諸客某樓。饗干餐。樓帝

都人所經營，廣閣客滿，蓋如多東京人，聞說此地近年頓激，增避暑客，去年所新築，貸別莊一百餘棟，今夏無一空莊，可謂盛矣。自夫導一行出山中湖畔，賃船周遊湖上，富岳聳天，無一壑，湖水淨客不揚一波，主客盡洋洋之歡，上岸岸頭有獨木古舟，先年出湖涯砂中，長三丈餘，鑿痕古蒼，然可未經一千年，古住民之遺物可珍重，既駁客辭去，予泊霸亭，天地淨寂，大月皎々，樓窓如畫，賦二三詩遊華胥矣。翌朝訪先生告別，先生示昨朝詩曰：昨夜爲君揮一幅，以爲記念，乃拜戴感謝，分手出，將賃車去，先生夫妻伴家婢，出被送別，合掌含淚謝厚誼去，飛車十三里，巡賞河口，精進本栖西等四湖出駿河大宮，抑予於岳南之賞，既重十數回，今次一周五湖爲岳北之遊，連山可愛，五湖可賞，然五湖皆山峽之泓，畢竟不過池之大者，予輩住琵琶湖州者，寧憐此景趣之小，近時以五湖爲國立公園者，唯配富岳之美，以併賞焉爾。沿道悉燒岩燒石，無沃壤，雖先年恩賜原始林，不見大樹，廣濶之僻地，人烟稀薄，途上只見所々馬隊，有運糧

草耳，雖然獨異觀，有可記者，富士水穴是也。水穴有本栖湖西湖之中間，道南建標示之，旅客皆下車入穴，穴入地下三十餘丈，實造化之奇構也。人々點燭持之，一步一步相呼應而入，下界寒威漸加，到穴底水柱林立，柱周三四尺，長自數尺，達丈，謂是洞空點滴，漸結爲水柱者，寒氣凜烈，四肢失感，洞穴左方爲階，一步一階，登二丈許，有一室，可容三十人許，堅冰爲床，四壁皆張冰，導者曰：是水室者，床下自數層成，冰層一階一尺二三寸，而次層之間，悉貯水七八寸，即冰一層，水一層，交互爲階，至七八層，而冰床中央，方二尺，以鋸剪冰穿穴，瞰之穴中，清水洋洋焉。導者又曰：此水穴者，明治二年所發見，爾來每夏鋸割冰層，以遠輸都會，富士自然冰名高世，近時人造製冰發展，此冰室廢，以故今割冰積穴側，宛然如石垣，一行不堪寒，怒々登階出穴，忽炎熱生汗，寒暑激變，恰如自北冰洋直入赤道直下，造化之奇構，寧可怪也。導人終曰：此水穴者，在昔富岳噴火之時代，噴出落下土石堆積幾丈，偶堆積中生瓦斯，爆發以生者，附

近猶有二三穴云々。惟於科學進步之現代始得聞此說明者。若夫在往昔未文之時。將謂之何乎。佛者所謂八寒地獄或為是邪。嗚呼。真是於五湖之探勝。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曰東第一之名山。脚下藏日東第一之此奇蹟。蓋不亦偶然也。歸家誌所見。

題拙心禪師詩偈卷首

延壽寺愛智中興拙心正千禪師者。永源寺第七十八世之僧也。此書即禪師所述詩偈。而高弟義堅之所編集也。全部三卷。通讀之不啻知禪師之風藻。又實為地方好史料。禪師寂而二百年。于此書未上梓。世上只存此一本焉。爾而其表帙剝落。綴絲半解。頗損軀裁。予今及閱了之乎。自加假綴。以返戾于延壽寺寶庫云云。

昭和二年六月

愛智郡志編修章齋中川泉三

納佛願文 代人

伏惟我徒辱家督於衽席之上。暖衣飽食焉。祖恩大而遠矣。欲長祈其冥福。併禱生存長者之息災也。大正丙辰。使佛師內藤光石彫刻聖觀音一軀。尚請豐田毒湛禪師。記幾願主旨。亡者戒名。生者俗名。納之胎內。以修開眼供養。爾來朝禮暮拜。有年于茲。今復有生者入寂。依襲前例。我於是乎願全足矣。昭和癸酉春。奉寶像納之園城寺內法明院之清壇。翼長護各靈位云。感泣九拜。

昭和拾年七月壹日騰寫
昭和拾年七月拾日發行

非賣品

著者

近江坂田郡柏原村
中川泉三

騰寫

同郡法住寺村世繼
佐野三五郎

發行者

中川泉三

題字寫真印刷
並製本者

京都市西洞院通七條南
内外出版印刷株式會社

終

